

E 州杂感

鄂西有深山，山中有 E 州，飞机还没落地，我已经从窄小的窗口，看到了不寻常的景象：这个跑道短小的机场，竟是卧在城区的一座高坡上，从机场的出口往下看，全是密密麻麻的高低楼宇、车水马龙！好在 E 州地处偏僻，一天没几个航班，E 州首府的居民头上，基本还是蓝天白云，少有金属怪物的轰鸣和盘旋的。

E 州的自然景观更是不寻常。八百里清江，一路碧绿，两岸的高山低坡上，或是密布高树，一片驳杂的绿色，或是壁立石岩，斜着一层层叠上崖顶。江边的石壁上，不断凸出一群一群的钟乳石，令人禁不住揣想：这骄阳之下的宽阔江水，千万年前曾是一道洞中的暗河？

这揣想并非毫无根据：今日的清江，就有三段是涌入地下，在洞中绵延十数或数十公里之后，再冲上地面的。不仅如此，E 州的大小山岭中，遍布难以计数的洞穴，其中一个叫“腾龙洞”的，纵深六十公里，号称亚洲第一，已经整理出来、铺设了照明的四公里中，多有高宽得超出一般想象之处，当地人说：“开飞机都可以！”另一个原称“水岩洞”的，其中蜿蜒一条数公里长的深河，时值酷暑，洞内水面上却是寒风阵阵，我紧裹着救生衣坐在铁皮船上，两边是黑黢黢若隐若现的岩岸，铁皮船近乎无声地驶入前面的昏暗：在这样的时刻，无论怎样奇特的想象，都是很自然的吧？

明江暗河，巨洞高天，如长剑般细瘦孤耸、怕是猿猴也难攀爬的山顶上，屡有屋舍的遗址，百丈绝壁中凿出的宽不到半米的石

梯，牛羊自如地上下：世居如此雄奇的山水众生之中，E州的人民，品性自非一般。

一座跨在山涧上的亭阁里，红裤黑背心的小伙子对着游客高歌“hageza”，¹一连串赞美山河男女的排比句之后，是舒缓而骄傲的宣告：“地是开阔的地，天是自由的天，荒山野岭把身安，日子过得赛神仙！”紧接着旋律陡然升高：“皇帝老儿管得宽，管得老子想发癫哪，今几个骑马耍一回，死了也心甘！……”对于旅游景区的风俗歌舞，我向来都躲得远远的，但这一次，听着这样的歌声在深山斜阳里回荡，还是禁不住有点激动。游客们散去了，我问坐在廊下擦汗的歌手：“这是什么时候的歌？”他的回答有点犹豫：“这个不晓得，是我们土家族的民歌，老歌……”

几天以后，一位当地朋友告诉我：这其实是1980年代创作的新歌，词作者是E州一位德高望重的土家文化人。听我盛赞“皇帝老儿”那几句歌词，他诡异地一笑：“是啊，就因为这几句，这歌一直只能在非官方的场子里唱，不能进大剧场……”果然是，连长途汽车上播放的土家歌曲集锦中，都没有这首歌！可是，与“六口茶”、“龙船调”等等相比，无论词曲，“hageza”都是毫不逊色的：单为这一点，我要向“hageza”的词曲作者，和高唱此歌的歌手们致敬，唯有自由不羁的心灵，才能唱出与壮美山河般配的音声。

在一座复建的土司城寨的内室墙上，挂着一块土家族的英雄榜，几十个名字，多是战死沙场的抗日将领，像我这样读着官版教科书长大的人，大部分自然都觉得陌生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名单的尾

¹ 土家话，意思是“棒极了”。

巴上，列着贺龙的大名，他是鄂西红军的领袖，后来被封元帅，当然也在抗日战场上驰骋过，但却死在“文革”时期的监狱里：大概就是那个颇为讽刺的结局，令排榜者即便有意，也不能将其排在那些非共产党的英雄前面吧。

E州人的骁勇善战，自不只是表现在抗日战争中。早在明代，这地方就有人被官府调去沿海抗倭。此后南粤拒英、北韩抗美，都屡有E州的死士可歌可泣。据说，有一支1950年由万余E州土匪——地方武装？——收编而成的志愿军，就在朝鲜战场上全部捐躯，仅剩一位副军长生还。至于啸聚岭上的匪患，大族乡民间的械斗，如何从另一面凸显当地人民的斗狠之性，就毋庸赘言了。

不过，E州乡民的不一般，并不只在悍勇。这一路上，多次搭乘县乡两级的公共或私人小巴士，有好几次，我惊讶地看到，破旧的汽车鸣着刺耳的喇叭声疾驶过去，前面路边——有一次是近于路中央了——侧身高卧的土狗，却依旧摊手摊脚，并不挪窝，有的连头都不抬一下。显然，它们知道巴士会从边上绕过去，它们的记忆基因里，没有因此罹祸的部分。还有一次，在翻越Q山的途中，汽车突然刹车，我跳起来看，原来一条灰色的蛇，正施施然游过路面！当地的朋友说：“土家人是有规矩的，开车不能压东西的，压了要遭报应的……”大约是听多了我这城里人的“环保”的聒噪，他还加上一句：“我们不是因为现在讲环保才这样，我们从来就是这样的！”

是啊，今天的人之所以大声疾呼平等和环保，不就是因为现实中倚强凌弱、太不平等了，除了可以直接兑换为金钱的物质利益，别的都不再看重了么？但在E州，似乎还有许多人并无这样的焦虑

和自惭，他们依然是勇悍之人，也就无需对蛇犬无情，他们还没有被新时代训练成狭隘的功利之徒，也就能安心地继续敬重山川草木，不觉得天下大乱，赶紧抢一口是一口了。

紧贴着鄂渝边界的 Y 寨里，坐在老屋门口的老伯伯老婆婆，见到我这样的外人走过，都会起身招呼：“来坐一哈！……”一面就从昏暗的屋里搬出小竹椅，全不管你是否真有意停步。而只要你一坐下，老婆婆就会折进屋里，拎出一个壶嘴破缺的瓷茶罐：“喝点茶，新泡的……”在这三面悬崖的高山上，冬季很长，梯田逼仄，身边几乎没有青壮年，都去遥远的海边城市打工了，所有的生计，连同抚养学龄前的第三代娃仔，都得这些老农自己对付，生活的艰辛，远非一般城里人所能想象。但是，他们那满是皱纹、牙齿零落的笑脸上，依旧洋溢着一种毫不紧张的眼神，一种实实在在的善意：E 州山民的品性，是不能只从“仓廩足，知礼仪”的角度解释的。

从 Y 寨下山、经过一个稍稍平坦的村子时，有男子扬手搭车。上车后，与司机说了几句土家话，那男子很快转过头来，跟我们打招呼。他四十来岁，长裤皮鞋，腋下夹一个褐色人造革小包，司机介绍说：“他就是 Y 寨保护所的管理员！”一听说我们喜欢 Y 寨，他立刻活跃起来：“对呀，我们就是一条原则，先保护，后开发！……前年有人要来投资，我们看他的方案不对，破坏环境，就否决了！……这是我的 QQ 号，我也当过老师的！……文字介绍？正在做，马上就要在寨子里立一些石碑，上面刻出景点介绍……有书有书！为什么不在寨子里卖？没啥子人买啊……水杉王？就在 M 镇上，我陪你们去看！那是 40 年代发现的，全世界都说水杉绝种了，我们这里却发现活的大树！……”

M镇到了，管理员很快领我们到了那棵被一圈木头步道围住、依旧绿意盎然的水杉树前：“看那个牌，七百多年了！……当年日本大学者来，抱着树哭啊，说终于见到活水杉了！……这里附近的水杉树，都是用这一棵的种子分种的，都是它的子孙……周总理送礼给尼克松，就只是两粒水杉种子！……你们慢慢看，我走了，我家就在镇上……”

三分钟不到，他又回来了：“你们看树杆的最下一段，被步道遮住的，那是要六七个人才能合抱啊，不要看上面的树好像不怎么粗，其实是要六七人合抱的！……”

耀眼的夕阳照着管理员额头的汗珠，我深深感动于他对家乡的热爱。这些年来，社会持续从各个方面败坏乡村、逼迫农民背井离乡；主流的媒体和学校教育，也持续向乡村的有志青年灌输褊狭的“现代化”意识，激励他们更自觉地鄙弃故乡、投奔都市；各种急功近利、愚昧不堪的“发展”项目，更是持续砍伐山林、污染河流、毒化土地、掏空地下资源，似乎不把乡村搞成地狱绝不罢休……在这多方合力的打击之下，无数村落日渐凋敝，中国人世代赓续的乡土之爱，也日益普遍地淡漠：村镇街道上到处是垃圾，农舍的墙边和院内，则随处可见破窗、杂草、胡乱铺盖的塑料布、积满尘垢的废器具……生性勤勉的中国农民，竟有这么多丧失了将自己的居所清扫干净的意愿，还有什么，比这更能说明乡村的赤贫和无望？当然，这样的赤贫和无望，绝非只属于乡村，所有以乡村的破败为代价建立起来的功绩，不论多么“辉煌”，都将轰然倒塌，且为时不会很久。

但是，Y寨的这位管理员先生，却让我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。中

国的乡野大地，迭遭各种西式或中西结合的“现代化”愚行的荼毒，却似乎根柢尚存、生机犹在。即如这 E 州，不但大体保存了合乎自然之道——现在的说法是“可持续发展”——的山川形势，也还能继续滋养人民的多种宽厚、真挚的人伦品性。

在 L 市人声嘈杂的露天汽车站，好不容易开来一辆去 M 镇的中型巴士，等车的人一拥而上，我们虽是早早就等着了，还是猝不及防，很快就被剩在了车门外面。身后一位卷发瘦小、拎一个大帆布包的中年人笑了：“不要讲什么客气啦，下一次车来，你们也往上挤！”

他是木匠，脚边蹲着一位黝黑精壮的小伙子，守着一个旧拉杆箱，是他的徒弟。他们是去附近一个镇上接木工活，每天的工钱是三百多块。“我在苏州打了十多年工，也是做木工，一天赚六七百块钱！”他的口气里略带一点骄傲。“那你为什么回来了？”我问。“为了小孩的教育啊，儿子就要读中学了，父母不在身边管着，留守儿童，他读不好书的。钱么，现在这样也能过……”似乎是觉得这个解释太高调，他咧嘴笑了，露出一口烟黄的牙：“你算啊，小孩书读好了，将来他可以养我，他读不好书，将来我还要养他！”

也没挤上车、住在 C 寨山脚下的老伯，六十三岁了，背一个大竹篓，叭叭地抽着自制短杆竹筒烟，他的儿子在南方打工，留下小孩跟老伯一起过，却是八年没有回 E 州了，“他晕车，回来的路太难走了……”老伯微笑着，仿佛是在替儿子解释。

载我们去 Y 寨的个体小巴士司机，却是卷发木匠的同道。他也在南方打了十多年工，三年前与妻子一起回到 M 镇。从 M 镇去 Y 寨

的路很难走，路窄，多弯，大半路面都坏了，坑坑洼洼，这么上下一回，不但人颠得要散架，车身和轮胎也都很伤，但他还是守着这份辛苦活，让妻子呆在家里：“她带小孩啊，我在这里载客，收入不多，但家里小孩有人管，全靠老人带，不行的……”在 M 镇的汽车站向我搭讪生意时，他完全没有一般个体司机的那种精明样，虽也依例报一个虚价，却并不坚持。此后一路上山，边走边聊，我很快就觉得，他正像是 E 州这地方该有的人：见过外面的世界，也跟着潮流走过，以后说不定还会跟着走，但在关乎人生大旨的事情上，却是自有主见，也能坚持的。当然，能这么坚持，也是因为对什么是人生大旨，他多半有自己的判断。

我对 E 州人事的这些赞赏，是不是太主观、一厢情愿了？

从 Y 寨返程、小巴士吃力地爬上 Q 山时，兴致勃勃、正向我强调“我们这里空气好，能见度有 15 公里”的管理员先生，忽然沉默了。我立刻明白了原因，那被他指作视线清晰度例证的山谷对面的山头上，正坐着 L 市近几年名声大噪的 S 项目。这项目的精髓，简单说，就是在一片方圆数十里、包含着次原始林、夏季异常凉爽的山区的中心地带，摊大饼式地圈地造公寓，卖给远近城市里被酷暑折腾苦了的中产人士。这项目的老板，原是当地的官员，从基层机关的会计做起，最后官至财政分局的局长，其在政商两道的人脉之粗大，可想而知。这样公然破坏生态环境的房产项目，何以能如此神速地推进，就更可想而知。短短六年间，已经建成了可容数万人（规划是十万人）的住宅，其中许多已经卖出，这几年，一到夏天，各式挂着州外车牌的轿车，挤满了附近的大小道路。于是，我们从山谷这一边的 Q 山上，看到了这样的景象：一片墨绿色林海的中心地带，仿佛被巨刀挖掘过一般，东一条西一条地横着大块楼宇

和建筑工地，在阳光下反射出惨白的光芒。

来 E 州之前，我就已经知道这个 S 项目，说来好笑，是其官网的不打自招，引起了我的注意：“个别记者散布毁林造房的不实信息，给景区声誉造成恶劣影响……（大意）”在 M 镇，当地人告诉我：“他们只管造房子、卖房子，别的都不管！……”很多兴冲冲买了房子来避暑的房主，叫苦不迭：生活设施不配套，今年甚至连洗澡水都不够用！尽管如此，S 项目依然肆无忌惮地继续膨胀，通往 M 镇的国道两旁的屋墙上，密集地刷着它的房产广告，楼盘的名字一个比一个显赫：“依云国际”、“皇家一号”……州内外的各式饭桌上，这样的对话也继续蔓延：“你可以去 S 那里买房子，那里凉快，空气好，就在森林边上，春天满山杜鹃花！……”“这么好的地方？15 万元一套，不贵呀，我去看看！……”

在 E 州，类似 S 项目这样的事情，虽不见得都这么嚣张，一定还有不少。但我理解管理员的沉默，那大片的公寓楼不比别处，它们就在 Y 寨对面的山上，这对他坚持的“先保护、后开发”的原则，实在是太大的讽刺了！从 Q 山顶往下走了好一阵，他还是耿耿于怀：“那个山上是不能承受十万人住的！光是生活垃圾，你往哪里放？……”

荒谬显而易见。但是，这样的混合着短视、贪婪和无知的“开发”运动，不正是今日中国最浩大的事情么？浊浪滔天，E 州自不可能是例外的净土，惟其地处偏僻，卷入得迟，那些生机尚存的风物人情，与那些急切愚昧的“开发”力量，冲突就格外触目。

在 E 州境内的大小城市，举目皆是高楼、百货公司、专卖店、汽车废气、嘈杂刺耳的流行歌曲……与我在上海和其他地方见到的

城市景观，从物质外形到精神内涵，都大同小异，一起放肆地凸显主事者的志趣的雷同。凡我经过的E州的镇子，乃至国道和省道路边的规模稍大的村子，也都差不多是一副模样：二层或三层的水泥楼房，沿着公路两边一字排开，几乎一样的楼层高低，一样的屋宇样式，一样的薄得令人担心的侧墙，一样的鲜艳花哨、铺满店招和广告的街面，当然，还有一样的建筑材料与垃圾的胡乱堆放，一样的积满灰尘的空关的门窗……

如果这就是所谓的“城镇化”，要在中西部的广大区域里全面铺开，我这样的外行人，就不免有一连串疑问了：“城镇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密集地造一堆水泥房子，就是城镇了？即使用城镇户口和商品房，将乡民聚集到了城镇，即便这聚集本身，就能生出若干商机和饭碗：房屋装修、餐饮菜场、日用品零售……那作为这一切的前提的大多数乡民的生计，那能让他们从中得钱来买房、装修、维持城镇生活的工作岗位，又在哪里呢？总不会是继续种稻养猪吧？镇上也没地方养猪啊！如果还得去沿海和大城市打工，这一排排横列着水泥楼房的城镇，岂不要变得只有春节时才有人气、平日里鬼城一般？如果多数时候，这些城镇其实和乡村差不多，也是只有少儿、老人和残病人口，各种城市应有的公共设施：学校、医院、银行、邮局、电影院、公交线路……又如何能够开办起来？这十年，在上海近郊的崇明岛，我就目睹了银行、医院、电影院、消防队、加油站……是如何依据“市场经济”的逻辑，从萧条的镇区迅速消失的。如果工作难找，又缺乏这些设施，农民为啥要搬去城镇住？

不知道那些有责任回答的人，是不是真想过这些问题。也许他们顾不上，因为正忙着别的事。E州首府的两座四星级酒店的大堂

里，都醒目地挂着“党政机关公务指定旅馆”的牌子，听我说到其中的一座酒店时，出租车司机内行地说：“知道，是这里最好的酒店！”从L市的通衢大道，沿一条横街右转，步行几百米，就是一架大牌楼，上书“XX 宾馆”，穿过牌楼，我吃一惊，巨大的院子里停满轿车，一座正面宽阔得比市政府还像市政府的五层大楼，气势轩昂地横卧院中。不用说，大厅里也是金碧辉煌，也是挂着“党政机关指定……”的牌子，豪华的电动麻将桌，更直接就摆在客房里。

不过，那些绛色丝绒面的欧式沙发和靠椅上，多半蒙着一层灰，服务员走来走去，视若无睹。知情者悄悄说：“这些都是临时招来的，春节那一段时间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老板把所有员工都遣散了……”走出宾馆的时候，同行者乐了：“哈，没想到，‘X 八条’这么有效，一直影响到这里！”有人就摇头，指着灯火通明的大楼反问道：“可现在呢？”

从某个角度看，E州就像一个战场，中国式资本主义的野蛮“发展”，固然是步步进逼，那背靠自然和历史的乡土世界，也还在节节抵抗。在上海那样的地方，胜负已定，资本逻辑、都市扩张和官僚体制的三角同盟，充分显示了消灭乡村、重构天地的能力，剩下的只是剔异补漏、收拾边角了。但 E 州的情形似乎不同：一方面，东南沿海的“发展”尚未走到尽头，资本增值的盛宴还在上菜，吃得肚子滚圆的老饕们，能够分出来长途扩张的精力也就有限；另一方面，惟其已经开始长途扩张，版图越画越大，那些在小范围里还说得过去的“发展”规划，势必随着尺寸的成倍放大，愈益暴露出明显的悖谬和不可行。你在黄浦江边密植高楼也就算了，那只是细细一条河，最多就是板结了黄浦江流域的土地，虽然很可惜，那是

数千年养成的鱼米之乡啊，毕竟地方不大。可现在，要在清江两岸、乃至 E 州内外的所有大小“清江”岸边，更乃至这些“清江”周围一切可用的山岭上——想想 S 项目吧，都圈地密植高楼、“发展”“城市经济”，那就太荒唐了！而且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
都市化也罢，工业化也罢，再说大一点，现代化，它们都有自己的专长，也可说是体现了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改善。但是，一，“都市化”和“今天这样的都市”，不是一回事，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——现在看来相当恶劣的——形式，它绝不能代表那些以后应该创造出来的较好的形式，“工业化”和“现代化”等等，也是如此；二，如果以为人人都应该住进今天这样的都市，人类的生计——包括农业，都应该用今天这样的工业化方式来做，人的改善生活的标准，就是今天这样的现代化了，那就恕我直言，是太不动脑子了。

无论中国，还是世界，全面的工业化、都市化、现代化，都还只是想象，并未成为现实。少数“发达”地区确实做到了这些，但却是以其他更多的地方没有做到为前提的。如果所有的国家都要做到这些，这是否应该，又是否可能，都是极大的问号。看看最近一个世纪无数学者、知识分子和政经人士的讨论，再看看当今世界从社会到自然系统的各种恶化、危机和灭绝，回答显然是否定的。

也就是说，E 州不应该变成另一个初级版的上海，要是真被搞成了那样，无论对 E 州和上海，都是灾难。

不过，理性上知道不该做，实际上却大张旗鼓地做，这样的怪事，过去就不少，现在更多了。即如 E 州地面上，尽管前景可疑，大大小小的 S 项目还是蜂拥而起，城建工地还是四处蔓延。作为这

事情的另一面的，是乡间小农的生计日渐艰难。住在 C 寨山脚下、抽竹竿烟的老汉，如此描述他的收支大概：水稻一年两熟，再种一点烤烟，刨去各种非己力的成本，一年得不到两千元，远不够老夫妇两人和第三代的吃用，“主要是靠养猪，一年养两头，一头可卖两千块，这就够了。”现在又有了合作医疗保险，一个人一年交 60 元，小病自理，生大病的话，可以报销差不多七成的医疗费。但老汉依然很担心：“我以后养不动猪了，那就麻烦啰！”

显然，如果老汉这样的务农生活继续这么拮据下去，那在上海及多数沿海地区已经结束的一边倒的战况，迟早要在 E 州重演。看看 L 市和 M 镇，你甚至可以说，这样的重演已经开始了。

怎么办？人类尽管常常愚蠢得出乎意料，却不是坐以待毙的物种，只要看清楚一样事情是不可接受的，就一定想得出办法去克服它。就拿 E 州来说，凭什么那位老汉的务农生活就该如此拮据？为什么他不能靠出售稻米烤烟就过上富足的生活？如果大多数乡人的务农所得都达到社会的中等收入水平，他们有什么必要背井离乡、去城市吃不干净的食物、呼吸滞浊的空气？千千万万乡民挺直了腰杆，E 州又何愁挡不住资本主义式的野蛮“开发”？

E 州东北边境的深山里，有一座以水井闻名的 D 村，村中现存的李家大院，中西合璧，气势之宽宏，结构之讲究，规模之巨大，足令每一个初访者惊讶：“山里怎会有这么考究的大宅子？”仔细想想，也没有什么可惊怪的，E 州内外的广阔大地上，无数今人以为是穷乡僻壤的地方，正有多少高屋巨堂的局部和旧墟，依然形神俱在、可供踏访？它们并非只是砖石梁栋之物，分明代表着各自所属的安坐于山野的生活世界！是啊，即如这李家大院的历代主人，多

有离家远游、出洋留学的经历，但只要家乡不被搞得无法安身，他们在出门追逐异域新潮的同时，也总会带着新气息返身回乡，以新培旧，壮大乡村，很少会如今日千千万万的被迫离乡者那样，卡在城乡之间，身心两面都进退无着。当然了，在过去的时代，能如此在城乡之间自主往返的，多半是乡村的地主和读书人。但这同时不也说明，只要有文化、不受惑，能摆脱 C 寨老汉式的贫困状况，中国农民完全有能力打破今天这样的阶层隔离，重建城乡的平等互通？

不用说，事情的关键之一，是农产品的价格太低。今天这样的极度贬抑农产品的全球价格系统，是现代的一大病态现象。两百年来，发明了许多东西来为它辩护：各种庸俗的线性“进化”、“革命”和“发展”理论、“恩格尔系数”、“经济=不断增长”的糊涂观念，还有美国式大农场——它其实是一种工业——所推动的畸形的农作物供求关系。但是，无论叫得多响，搞昏了多少人的脑子，它们却不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：正是在这套价格系统的统辖之下，作为人类第一生存必需品的稻麦薯黍的供给，差不多被逼至除了大规模种植、越来越转基因之外，就别无选择的绝地。真正安全、有营养、又好吃的农作物，竟然快要成了富裕和权势阶级的专享品！

今天，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，农产品的价格之所以被压得这么低，主要是因为定价权不在民众手中，更不在农民手中。民以食为天，可那些掌握定价权的人，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：赚钱、强国、革命、追求世界霸权，甚至就是因为愚昧，硬把这个“天”搞得比袜子还便宜！正是靠着把农业和农产品死死地踩在脚下，那些今天看来是越来越弊大于利的“现代”工程：大工业、城市化、军火工业、虚拟经济、知识经济……才得以疯狂扩张，将整个地球的生态

系统搞得岌岌可危、人类的未来一片昏暗。

因此，大幅度提升农产品的价格，其实只是回归常理，将被颠倒的世界颠倒回来：既然在今天，所有人造物中，人第一需要的仍然是粮食，它就理当位居于商品价格的第一序列。这也是重新理顺人类社会的内部关系：那些默默维持着人与社会的基本生存条件的艰辛的劳动者，理当在社会公认的价值等级表上，也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体系中，获得高度的尊重，尸位素餐、却高官厚禄，造出许多新花样——想想那些投机性的“金融创新”吧——伤害经济和社会，却理直气壮掠走惊人的财富：类似这样的荒唐事，绝不应该继续存在。

不用说，这也是重新认识土地和其他自然物的意义，弄明白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。比如农地，它不应该仅仅因为变成了“非农地”才得到珍爱，农地本身就是尊贵的，是因为有了它，我们才能继续做人，不用进森林与野猪争食，世上还有什么，比这更珍贵呢？同样，空气、水、植物和动物，它们都比人类来得早，无论人类如何灭绝它们，多数也会比人类活得长，它们无求于我们，我们却一天也离不开它们，自人类诞生以来，一直是我们单方面地受惠于它们，但同时，我们却变本加厉，如儿孙忤逆慈母那样，一天比一天更贪婪地伤害它们。置身 E 州的绿天绿地，想起年轻时为之激动的莎士比亚的名言：“人是万物的灵长”，虽知道那有特定的涵义，却还是觉得是一种愚昧。在今天，这样的愚昧正构成我们生活的基本成分之一：绝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

事情越说越大，要想都颠倒回来，可能吗？单是提升农产品价格这一项，难度就极大。我从 E 州回来，伸着脖子对人讲述这个想

法，那人立马回我一句：“农产品大涨，城市里的穷人怎么活？”对，如此根本和全局的变革，困难是一定的。但我还是要说，最难的不是怎么做，而是看清楚应该怎么做，只要能看清楚，大家努力，其实是没有做不到的事的。远的不说，光是近代以来，中国的奋斗者就做成了多少看上去绝难做成的大事！从孙中山到陶行知，他们之所以屡屡反过来提倡“知难行易”，根本的道理，也就在这里吧。

E州当然不只是E州，它同时是中国，是世界，或者说，是启发人理解中国和世界的一个清明的角度。惟其如此，我就特别感激E州，感激所有让我有这一次E州之行的朋友。这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，能让人看到大局，明白事理。

2013年11月上海